

作品卷

8

张俊彪 文集

第
捌
册

张俊彪 著

中華書局

张俊彪文集

第 捌 册

鏖兵西北

目 录

- 引 言 1949年的秋天，新中国还有半壁河山没有太阳和月亮 1
1. 同床异梦，各怀鬼胎，马步芳和马鸿逵策划反攻 4
2. 大战在即，马鸿逵对女秘书说：“骗你是小狗！” 10
3. 蒋介石大动肝火，气急败坏地大骂：“娘希匹！” 16
4. 在西柏坡村口，毛泽东希望尽快甩掉“包袱”，彭德怀立即奔赴太原前线 23
5. 一槽难栓二马，两雄争霸日烈 31
6. 敌人的丧钟，从三秦古都的钟楼上敲响 43
7. 毛泽东挑了一块最大的西瓜，自己先咬下一口，然后才招呼道：“好甜！来，吃瓜！吃瓜！” 53
8. 蒋介石抓起一块西瓜送到嘴边，才发觉忘了戴假牙 64
9. 马鸿逵对“会战计划”不屑一顾：“哼，唱高调容易！” 72
10. 决战的序幕，在隆隆的炮声中拉开 78
11. 站在支前群众的人海前，彭德怀对贺龙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84
12. 血战的前夜，彭德怀久久伫立在星空下，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89
13. 初战胜利后，彭德怀告诫诸位：诸葛一生唯谨慎 98
14. 月亮和太阳一样，都给大地带来光明 106
15. 马匪拼命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缴枪不杀！” 113
16. 阵地战，在当年杨家将大战三关口的地方打响 124

17. 山坡上，两只山鸡撞在贺龙的枪口上；炉火旁，习仲勋巧送左轮枪 136
18. 彭德怀深情地抚摸着小战士的圆脑袋，自语道：“多好的孩子，可是，战争……” 142
19. 大兵压境，蒋介石两员大将彻夜密谈，共谋生路 148
20. 兰州告急！银川告急！国民党西北军事联防会议密谋对策，战局急转直下 152
21. 皋兰山上山下，仿佛一锅烧得滚沸的开水 162
22. 枪口逼近了，敌人的营垒乱套了 172
23. 兵临城下，彭德怀说：“敌人想吃掉我们，那就走着瞧！” 179
24. 总攻发起之前，彭德怀的双脚踏遍了阵地的前沿 185
25. 全线首攻受挫的夜晚，毛泽东和彭德怀彼此焦虑不安 194
26. 胜败乃兵家常事。面对失败，彭德怀决心重振雄风 203
27. 指挥所，彭德怀与众将商定对敌方案；西柏坡，毛泽东亲手签发总攻电文 212
28. 哪块骨头硬，就专找那块啃 218
29. 大炮，架到敌人的眼皮底下 224
30. 黎明前，这里静悄悄 232
31. 黄河，被秋夜的疾风吹起阵阵波涛 243
32. 历史，记下了8月25日这一天 254
33. 阵地上，残阳如血，喇叭声咽 269
34. 猎猎旌旗，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竖起 275
35. 黄河上的第一座铁桥，正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286
36. 彭德怀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当部队攻进兰州城时，他已趴在桌上睡着了 295
37. 那山，那水，还有那土…… 300
38. 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 304
39. 中将马继援光头鹄面，落荒而逃 310
40. 西宁，原来是一座空城 318
41. 大势已去，各寻出路走为上 323
42. 深夜，一封密信传到藏军保安司令手中 335
43. 枪声，打破了军统特务的梦幻 343
44. 抚摸着大红宝柱，土皇帝落下了悲痛的泪水 356
45. 乘坐羊皮筏子，来到河心岛举行和平谈判 367

46. 银川、宁夏，从此获得新生 376
47. 河西走廊，枪声炮声稀稀落落 384
48. 在嘉峪关古长城下，烽烟滚滚的年月从此消失了 393
49. 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彭德怀和王震 403
50. 电报，飞越北京和迪化之间 411
51. 新中国诞生之日，西北全境获得解放。这是西进将士献给共和国的一份厚礼 423
- 后记 428
- 再版后记 430

引言 1949年的秋天，新中国还有半壁河山没有太阳和月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正式宣告成立的前夕。

这是1949年一个金黄色的季节，秋风扫落叶的季节，血与火碰撞交融的季节。

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

但是，还有大片的土地没有解放。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统治集团的帮助下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国内战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艰苦激烈的浴血奋战，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获得了空前伟大的决定性胜利。

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期间。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一边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一边又拒绝签订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协定，继续穷兵黩武，荼毒人民。

战争的烽火无法止熄。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

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

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3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捣南京。

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将红旗插上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残兵败将仓皇逃窜。解放大军继续向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乘胜进军。

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同时发起猛烈进攻。

解放军在华南地区扫荡残敌，大江以南全部解放已指日可待。

蒋介石集团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北地区的四十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队伍妄想垂死挣扎，东山再起。

因此，西北战场这枚棋子，在中国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整个棋盘上，便显得尤为重要。

西北战场的形势同全国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各战场的配合下，发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在敌我力量大为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予国民党军队多次沉重打击，接连创造出战场奇迹。

1947年春，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集中重兵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兵力则达二十三万之多。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曾先后占领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或者把他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反而受到解放军多次沉重打击，胡宗南部队损失约达十万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

1949年5月，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19兵团归入第1野战军建制，投入了西北大决战的序列。

辽阔的大西北，没有太阳和月亮，一望无垠的黄土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呻吟着，颤动着，挣扎着……

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北，血与火将为这片多灾多难的黄土地进行一次庄严的洗礼。

盘踞在西北这片黄土地上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是：马步芳部队、马鸿逵部队、胡宗南部队。解放军将要与这些凶残强悍的敌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

战争摧残着人类。但非正义的战争又只能用正义的战争去制止。于是，西北大决战无法避免。因为这片黄土地渴望新生，渴望光明，渴望太阳和月亮！

然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由谁的巨手拉开这场大决战的帷幕呢？

1. 同床异梦，各怀鬼胎，马步芳和马鸿逵策划反攻

一阵飓风以横扫一切之势在黄土高原上席卷而过。

荒野上，一座破旧的孤庙在风中晃悠着，惊颤着，发出无可奈何的呻吟。

黄河奔腾着呼啸东去，激流中漂浮着一只败落的羊皮筏子。终于，它在泥滩上搁浅了。

一队骠悍的骑兵从天边飞驰而来，如同大漠里一股突发而起的风暴。碗口大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呻吟的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上一切幼弱的生物。

“叭！叭！”枪声响处，倒下一只黄羊。

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策马上前，围住仍在滴血的猎物，谈笑风生。

马步芳满脸挂笑，恭维道：

“好枪法！好枪法！”

马鸿逵端坐马上，仰天长笑道：

“娃们！别看你老爸爸年岁大了，枪法可不减当年哟！”

马步芳收起笑，说：

“是啊！是啊！就凭着这，西北的天下，姓马不姓共！”

马鸿逵眉峰一耸说：

“马家的官儿，是从血里捞出来的！西北这块地方，是马家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娃们，懂吗？”

马继援甩着马鞭，凶悍地说：

“咱马家父子，可不是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咱马家军战功赫赫，共军早就是手下败将了！河西走廊，歼灭共军好几万；驰援陇东，共军闻风丧胆，不战自乱；奔袭榆林，共军丢盔卸甲，弃城而逃；西府大战，共军一个旅不战而逃，差点儿活捉了彭德怀！如今，咱青、宁两省，精兵二十万，良将数百员，彭德怀那十几万土八路，还想西进？！”

说到这里，他用马鞭指着地上刚断气的黄羊，鼻孔里哼出两声冷笑。

马步芳听罢儿子这番豪言壮语，大笑道：

“好！像老子！”

在众军官一阵放肆的狂笑声中，马继援更加得意，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

马鸿逵狞笑一下，老谋深算地说：

“不过，今非昔比啊，彭德怀的羽毛早已丰满了！”

马步芳一愣，半晌不吱声。

马继援一脸不悦，狠狠地抽了两鞭子坐骑，扬长而去。

当夜，马步芳不顾围猎的疲劳，驱车来到兰州水柏门马鸿逵的官邸，共同密谋反攻咸阳的策略。

马步芳和马鸿逵站在铺满军事地图的大案前，手里捏着铅笔在凝神思考。地图上，两支黑色箭头在伸延着，由兰州和银川两个据点，自西北向东南，渐渐射向咸阳。

马步芳将铅笔重重地甩在地图上标着西安的部位，雄心勃勃地说：

“共军大兵围攻太原，陕甘老巢空虚，而且兵力分散在各地，我军应乘机突袭咸阳，威逼西安，夺回被草包司令胡宗南丢失的西安重城，以雪国耻！”

马鸿逵皱着眉头，许久才说：

“骑兵奔袭咸阳，进逼西安，是招高棋！”

马步芳踱了几步，踌躇满志地说：

“西府战役，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在彭德怀手上栽了个大跟头。可是，紧接着陇东战役中，共军警三旅临阵怯逃，彭德怀差点儿做了我们的俘虏！这一回嘛……”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首尾难顾。不过，也不能小瞧了彭德怀啊！”马鸿逵坐在大圈椅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马步芳脸上闪过一丝不快，随即故作亲热地问：

“你打算出兵多少？”

马鸿逵想了一下，终于打定主意说：

“卢忠良的主力128军。你呢？”

马步芳一听，喜上眉梢，忙说：

“卢忠良虽是个汉人，可对老爸爸您忠心耿耿，是宁夏兵团的一根台柱子！我就让犬子带主力第82军协同作战吧！”

马鸿逵听罢，面露喜色道：

“继援年少英勇，立过赫赫战功，屯子镇那一仗，围了共军一个旅，抗击援敌两个旅，打出了军威……好，就这么干吧！”

马步芳深知马鸿逵老奸巨猾，诡诈多变，怕他隔夜变卦，便逼了一句：

“兵贵神速，我看就连夜出击！”

马鸿逵先把头点了一下，尔后眼珠子转了几圈，又故作高深地说：

“要不要在长官公署走个过场？胜了，好；败了——”

他把话咬住，咕噜噜吸了一气水烟，鼻孔喷出两道混浊的烟气，改口道：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蒋总统那边也好说话。”

马步芳心里很不高兴，嘴上却说：

“这样嘛，也好。胡宗南、陶峙岳都不听咱姓马的，就让老头子（蒋介石）电令他们积极配合，南北夹击……”

马鸿逵吹一口水烟灰，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

“难哪！坐山观虎斗，这已是国军的老牌作风啦！”

第二天，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军事会议，在兰州三爱堂一个十分豪华的会议室里召开。马步芳讲完反攻咸阳的军事计划后，会场里冷冷清清，很久没人说话。

马步芳终于忍不住了，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各位高级将领，指头敲击着桌面问：

“各位长官，有何高见？”

马鸿逵咳嗽一声说：

“有话都摆到桌面上，免得在下面叽哩咕噜咬耳朵。”

郭寄峤见仍然没人吭声，苦笑着说：

“张治中长官因公去南京，鄙人才疏学浅，暂代几天长官，感谢各位提携。二位马副长官的提议……”

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叽叽喳喳，嘁嘁私语，将郭寄峤那蚊子一般的嗡嗡叫声完全淹没了。

彭铭鼎脸朝着刘任，低语道：

“张治中去南京争取国共和谈。郭寄峤如坐针毡，日子也不好过呀！”

刘任一副酸溜溜的神气，俯身朝对方说：

“风传张治中不肯回西北主持军政，老头子打算把西北交给马家，青马和宁马之间，早已展开了一场争夺长官交椅的好戏。明争暗斗，貌合神离，各自施展投机钻营之术，各寻门路打通关节，角逐日烈……”

彭铭鼎狡黠地一笑：

“这么说，这次军事行动，是青马与宁马投向老头子的一颗石子了。”

刘任接上话茬，压低声音说：

“南京失陷，大局不稳，西北、西南就成了老头子的两块垫脚石。这一层，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明白。”

彭铭鼎笑了笑，几乎是耳语道：

“青马父子，宁马父子，向来保存实力，只要火烧不到自家门口，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装糊涂。这一回，却一反常态……”

刘任禁不住哼了一下，冷笑道：

“都想补天，所以才急于求功嘛！”

马步芳用右手中指弹敲着桌沿，大声道：

“喂——别开小会！有何高招，请大声讲！”

刘任猛抬头，只见马步芳那两道尖刀似的目光直逼着自己，忙嘿嘿一笑说：

“国难当头，马长官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佩服！佩服！”

于是，会议在一片叫好声中草草收场。

马步芳一直将马鸿逵送到停放在大院里的一辆黑色轿车前，并亲手拉开车门，扶着马鸿逵上车。

马鸿逵笑容可掬地说：

“放心，我今日就乘专机飞回银川，亲自部署连夜出兵之事！”

“此举关系极大，只能胜，不能败，请老爸爸按作战要求准时出兵……”

马步芳亲手关上车门，作出一副恭敬态。

小车驰出大门外，马鸿逵不屑一顾地朝后瞥了一眼，尔后双手合抱在肚脐处，闭上了眼睛。

马步芳仍愣怔在那里，呆瞅着轿车甩在后面的那条尘埃尾巴，心里忐忑不安。

“马长官，给蒋总裁的电报何时拍发？”

马步芳惊了一下，见是彭铭鼎，冷冷地说：

“立即就发！加急，绝密！”

从三爱堂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乘车回到自己的官邸，马步芳慌忙喊来马继援，父子俩躲在内室，密谋连夜出兵之事。

马继援见勤务兵端着茶水走进来，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瞪着眼睛，直到勤务兵战战兢兢退出去后，才说：

“这一回，宁夏会不会又见风行船耍了咱？”

“奇袭咸阳，不同以往的战斗，估计他会卖力。”马步芳沉思良久说，“得胜后他也好跑到老头子那儿去争功啊！”

马继援冷笑一声说：

“看来，咸阳是一块血骨头，他啃吧，怕沾血；不啃吧，又怕丢功。”

马步芳诡秘地一笑，嘱咐儿子道：

“马鸿逵老谋深算，心口不一。行军作战，切记‘独立’二字。”

马继援骄横地一笑，显得胸有成竹。

马步芳突然对儿子不放心起来，告诫道：

“行军切记神速，用兵切记多变，作战切记奇猛……”

马继援觉得父亲有点儿唠唠叨叨，便截断他的话说：

“阿爸的话，我早背得滚瓜烂熟了。”

马步芳苦笑一下，望着儿子，用命令的口吻说：

“好吧！今夜出击！”

父子俩步出内室，默默地走到院子里，面对面地站下来，目光对视着。许久，马步芳才拍了一下马继援的肩头，示意他走。

马步芳伫立了一阵，却又身不由己地循着马继援那沉重的脚步声，走出后院，穿过中院，来到前院，直到望着儿子的背影在大门外消失之后，才在一阵由近而远的小车轰鸣声中转回头。刚走了几步，忽然又想起一件大事，便又走向厢房。

进门后，他一眼就看见地上摆着几个大木箱。他明白，钉在木箱里的是金银、玉器、字画、古玩、烟土、西北名贵药材等物品。

他扫视着几个木桩似的戳在一旁的心腹爪牙，低声吩咐道：

“你们几个，扮成商人，尽快拜见宋美龄、陈诚等人，一定要面呈礼品。听清没有？”

“听清了，长官！”

“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是！”

马步芳这才信步走到院子里，却无心赏花，只一味地仰头凝望着高深的天空，飘浮的云朵，心里盘算着西北军政长官那把已经空了一些时日的交椅……

2. 大战在即，马鸿逵对女秘书说：“骗你是小狗！”

飞机徐徐降落在银川机场。马敦静、卢忠良、马光宗、马全良、马敦厚等将领，还有马鸿逵的五个妻妾，早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马鸿逵春风满面，在十八岁的女秘书搀扶下，走下飞机。

马敦静、马敦厚二兄弟迎上前，齐声道：

“阿爸，你回来得好快，带来什么好消息？”

马鸿逵摆摆手说：

“娃们，要听好消息，这会儿还嫌早点。”

卢忠良、马光宗、马全良三个军长恭候一旁，见马鸿逵走过来时，才异口同声地问候道：

“马长官，这些日子你在兰州都好吧？”

马鸿逵挥手致意道：

“好！好！你们都好吧！”

话未说完，五个妻妾蜂拥而上，搀的搀，扶的扶，争风的争风，吃醋的吃醋，围着马鸿逵献媚。

“老头子，你好狠心，把我们扔在银川，多日不见，连个话儿也没捎过，哼！”

“莫不是在兰州逛花了眼，把我们早给抛在脑勺后面了！”

“这一回，又给我们带回什么好东西了？也好让姊妹们饱饱眼福……”

三个婆姨一台戏。马鸿逵被这五个女人叽叽喳喳吵昏了头，右手不停地摸脑壳。众军官和女秘书都被冷在了后头。

马鸿逵快上车时，才扭回头说：

“敦静，我累了，先休息一阵。晚上开个军事会议，几个军长都叫来。”

话音未落，众妻妾早已连拉带揉地将他弄进了小车里。

车队离开机场，一阵疾风似的刮进了银川城。

会议室里，灯光映照着蒋介石的画像。

蒋介石的画像下，端坐着威严的马鸿逵。

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第11军军长马光宗，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骑兵第10军军长马敦厚，齐刷刷地坐在长桌的两旁，目光注视着马鸿逵。

会议开了半个钟头，马鸿逵最后下令道：

“卢忠良带第128军入陕作战。马光宗第11军，马全良、马敦厚的步骑主力，驻防原地，密切注视共军动向，严防共军偷袭，务必将士一心，保卫宁夏！”

众将领霍地站起，高声应道：

“是！”

马鸿逵打着手势说：

“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马鸿逵突然问：

“鸿宾、惇靖怎么没来？”

马敦静低声回答道：

“阿爸没说，也就没有通知。”

“没通知也罢。明日去一趟，跟鸿宾通通气，然后再跟惇靖……”

恰在这时，女秘书走进来，在马鸿逵身旁叽咕了几句。马鸿逵嘿嘿一笑，骂道：

“奶奶的，银川这地方邪！来了正好，叫进来！”

片刻，进来一位年轻的军官。